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德國華德福特殊教育學校考察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姓名職稱：成虹飛副教授

派赴國家：德國

出國期間：2016年 4月 3-9日

報告日期：2016年 4月 21日

摘要

本人奉派於 2016年 4月 3-9間赴德國考察療癒教育及協助洽商規劃師資培訓課程。參訪重點包含位於曼海姆 Hans Müller-Wiedemann Schule 特殊學校、Odilienschule 特殊學校，以及斯圖加特Michael-Bauer-Schule特殊學校、Karl-Schubert-Schule特殊學校。本次參訪對於增進華德福療癒教育的了解，獲益良多，其運作方式、課程與教學及人員培訓等方面均有值得無人借鏡之處。

目次

壹、目的

貳、過程

一、 4/4-4/5: 曼海姆的 Odilienschule特教學校與 Hans-Muller-Wiedemann特教學校

二、 4/6, 4/8 斯圖加特 Michael-Bauer-Schule特教學校

三、 4/6 斯圖加特Michael-Bauer-Wirkehof華德福高職特教學校

四、 4/7 斯圖加特 Karl-Schubert-Schule特教學校

參、心得及建議

壹、目的：

考察德國華德福療癒教育的運作方式、課程與教學及人員培訓

貳、過程：

一、4/4-4/5:曼海姆的Odilienschule特教學校與Hans-Muller-Wiedemann特教學校

早上到Mannheim的Odilienschule學校去觀課，這是一所學習與情緒障礙孩子的學校，採分齡小班制，我去的班是三年級，有九個孩子，不同於一般華德福學校動輒每班30人。導師名叫瑪格麗特，六十多歲，經驗豐富，之前在這所學校任教七年，後來協助創立並任教於Odilienschule旁邊Hans-Muller-Wiedemann多重障礙孩子的學校14年。剛退休的她，因為原班導師生病請假，又回鍋來帶班。早上七點半進行教師晨圈，頌讀心靈週曆與教師禱詞。然後是全校晨圈，一起唱歌與晨頌。然後回到班上，導師用身體帶晨詩、繞口令與唱春天的歌。晨圈完畢，孩子們把桌椅擺回上課的行列。瑪格麗特帶孩子玩數字歌謠的遊戲，之後再寫工作本，內容是乘法表。

基本上，孩子們都能參與上課的流程，雖然能力的差異仍然明顯，有的孩子很難專注，也會干擾上課，但是瑪格麗特就像太極高手，總是用輕柔溫暖的語調與身體語言把孩子兜回來，偶爾會提高聲量提醒特定的孩子，但是力道都拿捏得恰到好處，整個班級氣氛是安全和諧的。不過也不能太浪漫化這個場景，馬格麗特說這幾天有個男孩被要求待在家裡，因為他總要衝出教室，但導師沒有幫手，又無法分身照顧處理，只能作此決定。主課程後，有段空檔，我特別請教她，一般華德福學校、學習與情緒障礙學校、多重障礙學校的課程有何區別，她說三種學校的人智學基礎是一樣的，課程架構也一樣，但是內容的複雜度因孩子的能力而調整。甚至在她自己的班級，每個孩子的學習要求也因人而異，但是最後寫在工作本的內容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是有的孩子是自己完成工作本，有的是孩子透過抄寫黑板完成，甚至有部分內容是老師幫忙寫的。馬格麗特說，她任教的這幾種學校，與多重障礙孩子的連結最深。對她而言，這些孩子內在純淨無瑕，是最純真的人，是她最想選擇的教學對象。另一方面，就期末質性評量而言，要為特殊需求孩子花更多時間書寫，每個孩子至少要寫個七八頁。因為這些孩子無法直接表達自己的學習狀況，需要老師詳細地描述孩子的成長變化，讓家長能夠了解孩子狀態。

馬格麗特很自豪當初參與了Hans-Muller-Wiedemann學校的創立。這所學校是一小群志

同道合各具專長的夥伴共同設立，他們從一年級一個班開始，先借用旁邊華德福學校的空間上課，同時開始在旁邊的土地進行新校舍規劃。在後來三年中，師生們看著校舍在他們眼前一磚一瓦地完成。這次德國行的目的希望能看到不同類型的華德福療癒學校，提供為台灣發展療癒教育的參考。令人羨慕的是德國政府給予民辦教育六、七成的財力支持，讓小康家庭都有機會為自己孩子選擇理想的教育方式。而華德福學校更容許家長按自身經濟條件支付學費，若是貧困沒錢繳也是被包容的，而且原則上導師並不知情哪個孩子家長繳了多少學費。希望我們有一天也能這樣做。



二、4/6, 4/8 斯圖加特Michael-Bauer-Schule特教學校



今天的行程是老大哥Jörg Merzenich安排的。他是療癒教育的老兵，習慣穿一身皮夾克，菸癮不小，身材壯碩，很不像華德福老師一般給人的溫文典雅刻板印象，倒像是混江湖的俠客，現在擔任急難救助志工，在世界各地援助難民與創傷孩童。他出生與長大都在Stuttgart。今年二月新竹縣麗水華德福邀他來師訓，我因協助翻譯而認識。他弟弟Bernhard是優律思美人，經常來台授課，包含療癒教育。兄弟倆都是曾就讀世界第一所華德福學校的學生。

已經退休數年的Jörg，1978年便到Michael-Bauer這所華德福學校任教，把一班特殊需求孩子從二年級一直帶到八年級，此後便離開到別處工作。這次帶我回來參訪，對他而言也是故地重遊。

據Jörg說，Michael Bauer是位詩人，也是史代納的朋友，學校因此得名。有個特別的地方是它實施一般教育與療癒教育並行的雙軌制。每個年級有兩班，A班是小班制，約十人上下，收輕度特殊需求的孩子；B班是大班制，收一般生，人數在34-40人之間。這兩種班級對等共存分庭抗禮，連教室空間配置也設計成同一條走廊這一面是A班，對面則是B班，兩兩相對。這樣的配制，讓我想起唸特教的女兒曾抗議說，她之前實習的學校把特教班與資源班放在校園邊緣的舊建築裡，讓她覺得很不平衡。

我對這次的參訪抱著期待，因為在台灣發展療癒教育，以現況而言，在一所華德福

學校內逐年增設特教班，實施雙軌制，或許比新設一所獨立特殊學校要容易。而且雙軌並行有利於融和校園的發展，並增加跨界轉換的可能。Jörg首先帶我進到5年A班，是他們晨圈快結束的時候。班導師正帶著全班九個孩子吹直笛。導師看來像是個溫和內斂的人，說話清晰穩定，安排我與Jörg坐在教室前方面對孩子的位子，我可以清楚看到每個孩子的表情。老師告訴我今天有位來試讀的男孩，我看到他只是把直笛放在嘴邊並沒有真的吹奏。其他孩子則不然，都專心地跟著導師吹出樂譜上的旋律，而且整體的音色與節拍是整齊有默契的。我猜這是從一年級就開始練習累積的成果吧。導師讓每個孩子輪流吹奏樂句，從孩子們的表情我看到專注與認真。這讓我相當訝異。無知的我一直以為所謂學習有障礙的孩子，對學習是不會有太大興趣與動力的。原來，要看我們讓孩子學什麼，和怎麼學。

一小段休息後，進入主課程，主題是希臘時代，這是華德福五年級的課程重心，反映這個階段孩子的意識發展。老師先帶孩子回顧昨天的學習內容，我雖聽不懂德文，但從踴躍的發言看得出來，孩子們對昨天的學習頗有印象，而且投入其中。回顧之後，導師打開折疊式黑板，裡面已工整地寫了一段文字，Jörg說那是關於希臘當時地景的描述。導師帶大家唸，再讓孩子們一個個到黑板前用桿子指著一字字唸給大家聽。可以觀察得出來，他們能看字朗讀，但速度是比較慢的，有的孩子需要老師提示才順利讀完一個句子。不過因為大家普遍都不快，而且在內容的難易多寡上經過導師事先量身設計，所以整體的上課節奏算是整齊流暢的，不會因為能力或難易相差過於懸殊造成孩子的挫敗或不耐而卡住教學的運行。因為Jörg希望我多看些班級，我們只待一下子就要離開。這時導師說要帶孩子為我倆獻唱一首歌。於是她背起吉他彈奏起來，孩子們齊聲唱著一首德文歌。Jörg也開心跟著唱，然後他提議分兩部輪唱；由他帶一半孩子先唱，導師帶另一半接唱第二部。這時班上出現美妙的和聲，孩子們臉上露出自信愉悅的表情。我為之動容。也許對於一個普通華德福五年級的班級而言，能夠輪唱出美妙和聲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當同樣的場景出現在這群特殊孩子身上，我是從來無法想像的。或許是我自己的偏見，這樣的孩子在台灣教育體系裡，往往被當作有認知缺陷、不斷需要被補救矯治有障礙的邊緣人，哪有權利快樂專注有尊嚴地享受學習、享受歌唱？！

其實他們才是更加需要的。

我們接著到表演廳去看八年A班18個孩子排練戲劇。在華德福學校八年級的戲劇公演是件大事，對應著青春期的自我發展。透過戲劇排練與演出的過程，孩子們學習團隊工作，親手製作戲服道具，透過戲劇角色扮演超越自我侷限，而且要面對所有觀眾（其實是自己）

清晰自信地說話。這場戲劇演出，就是一個充滿治療性與教化力道的綜合課程。

今天是孩子們第一天穿上古代戲服排演。導師說為了這班孩子的戲劇演出，帶孩子製作戲服的手工老師和學校的語言治療師都到場指導，規格比起普通班級毫不遜色。孩子們興奮地穿著戲服有模有樣在台上走位。我看到他們排練最後一幕場景，然後謝幕。當這群共學八年的特殊孩子排成一排，彼此牽著手昂然走到台前，彎腰鞠躬，我們台下幾個觀眾與教師為他們鼓掌，善感的我，登時又難掩激動。原來，這群師生真是個有機的學習共同體呀。

三、4/6 斯圖加特Michael-Bauer-Wirkehof華德福高職特教學校



Jörg老哥哥上午帶我參訪了Michael-Bauer-Schule這所兼收一般生與輕度心智與學習障礙孩子的雙軌學校之後，下午則前往了Michael-Bauer-Wirkehof這所三年制10-12年級華德福工作站。那是一棟位於Stuttgart交通繁忙市街上的一棟藍色建築。Jörg告訴我，九年級特殊生畢業後，可以進到這個機構，學習家政、木工或金工等一技之長，作為進入職場的準備。

有兩位老師帶我們參觀，我多半要靠Jörg翻譯來和他們溝通。我們一間一間參觀了他們的專科教室，看到各種設備以及學生的一些木工與金工作品，其中有些相當精細有質感。

他們與Michael-Bauer-Schule一樣採小班制，不過我們沒有看到學生，這一週他們在外面實習，我們剛好碰到該校年度的教師內部培訓。約十位老師正分小組用黏土協力塑造地景模型。這是下午的藝術鍛煉，上午則是理論性研討。「果然華德福！」我心想，就算是技職特殊學校仍然重視藝術活動，而且從教師團本身作起。不僅如

此，Jörg特別讚嘆他們走廊上懸掛的多幅藝術畫作，整個環境給人美的感動，而不僅是工具性的技職訓練場所。

一位長相斯文的男老師說，這所學校招收的孩子有四成來自Michael-Bauer-Schule，其餘來自非華德福學校。他們正式進入三年制的職業課程之前，要先經歷一年的探索期，藉此了解自己的能力性向，再決定選擇未來三年的專業技術項目，有的學生甚至最後還能考取相關證照。

那位老師說，除了職業技能的模塑（formation），教師要花許多心力培養學生敬業樂群的工作態度與專注完成的意志力。有的孩子剛開始可能連守時都做不到，或是工作兩下就嫌累或無聊，沒辦法集中身體的內在力量將作品完成。他說教師花在傳授技能與培養態度上所花的心力要各佔一半。

我問他，來此就讀的特殊學生，從華德福學校畢業與非華德福學校畢業的，兩者的表現有區別嗎？他毫不猶豫回答：「很不同！」他說主要在創造力，華德福學生較會運用思考，而且能夠聆聽，社會性較強，能跟別人一起工作。老師這樣說，不免有老王賣瓜的嫌疑，但至少華德福學校的課程從小到大就是針對孩子從身體到情感到認知的統整發展，就是為了培育學生這樣的特質。

我接著問，就課程而言，這所華德福特殊高職與一般非華德福特殊高職又有何不同？老師說該校課程架構與一般華德福高中課程基本一致，針對孩子生命發展階段的需要，早上仍然上華德福高中的主課程，包含數學、科學、語文等等，副課程和下午的時段則以技職訓練科目為主，而且同樣重視藝術活動與戲劇演出。

最後我請教老師，這些孩子三年讀完能找到工作嗎？他回答找到的佔七八成。起先我不大相信，經過解釋我才知道，老師們會盡力幫忙介紹工作，而不是教到畢業就了事。而且就算找到工作，也需要是在某種支持性的環境中。更重要的是，他的能力就算慢一些，這個社會也一定有需要他效力的地方，讓他可以對人群整體的生活有一份貢獻。這是華德福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理想圖像，也是每個人存在的尊嚴與意義之所在，我們不但不應剝奪他們的工作權利，反而應該攜手努力，相互成全。

四、4/7 斯圖加特Karl-Schubert-Schule特教學校



造訪Karl Schubert這所學校，是經Stuttgart師訓學院 Jaffka教授安排。這所學校專收1-12年級心智遲緩的孩子，IQ多半在70以下。其他的身障別則不包含在內。當天早上8:00我自己搭車抵達，直接前往二年級Christoph Henrichsen先生的班上。他年約35歲，是位高大男士，之前曾在紐西蘭及其他地方服務十多年，來到本校是第二年。他很親切地招呼我，說孩子們在8:15-8:30間會陸續搭Bus來校。全班10個孩子，Stuttgart本地孩子佔三成，搭Bus免費，但外地孩子則要收費。我們一起在教室外頭迎接孩子到來，在場還有兩位十幾歲女孩，原來她們是附近的高中生，本週來此擔任「訪客」(visitors)。我心想這主意倒不錯，讓高中孩子增長見識，服務助人，又可充實教室裡的資源人力。

孩子們陸續來到教室，Christoph迎接孩子的方式不僅是握個手或抱抱而已，有的孩子不會換室內鞋，他便跪在地板上幫孩子穿脫鞋子，還要檢查孩子的書包，看看裡面有沒有家長要給老師的東西，因為孩子是不知道要跟老師說的。我心想，原來Christoph不僅是教

育者，也是保育者。

班上接著又出現一位20多歲的女子，相當於特教助理員，專門照顧一位自閉症女孩。後來又出現兩位女性助手（helpers），我不是很清楚她們的身份，只聽Christoph說她們是來幫忙的，而且有薪水，只是不多。另外還有一位男士，帶著女兒一起上學，因為女兒要爸爸在場才肯來學校。這麼多大人一起出現在這個小班級，讓我有些驚訝。

近8:30我們一起前往樓上集會廳參加全校的晨會。到走廊上，但見各班人馬大人小孩或牽或抱，一步步往目的地前進，彷彿朝聖的遊行，當中還要攀爬幾段樓梯，許多人步履蹣跚，速度不一，但集體行進的場面頗為熱鬧壯觀，還有老師邊唱著歌。來到集會大廳，週圍鬧哄哄高高低低站滿了人，充滿各種姿態表情。但見大廳中央擺著一張矮桌，上頭插著一支蠟燭。Christoph說，這場面雖嘈雜，孩子們卻很喜歡。點燃了蠟燭，晨頌開始，帶領的老師邊拉小提琴邊帶著大家唱歌，我聽到老師與志工的悠揚歌聲夾雜著其他學生突兀不成調的嗓音，大家開懷地唱成一片。毫無疑問的，這是一個大家庭。

回到教室裡，如同所有的華德福班級，Christoph帶孩子進行班級晨圈，唱誦詩歌以及作有節奏的動作。特別的是，他一開始先把教室裡的幾張木頭矮桌和椅子，加上枕頭、軟墊，疊成一個有高低起伏的圓形路徑，然後他帶領著所有孩子在上面行走。走完全程頗有難度，要極好的平衡感與協調性，更需要意志力。Christoph事先已安排好幾位在場協助的大人，分別站在較難通過的節點，當孩子行進有困難時，一旁的大人或架或扶，護持著讓每個孩子通過。每個孩子都走完全程，而且走了兩圈。我想這是老師特別為全班孩子設計的室內療癒課程。

唯一的例外是需要一對一照顧的自閉症女孩，她沒有辦法跟著老師唱歌或作節奏的動作，面部的表情經常是緊繃不舒服的，不多久就會難過哭鬧，需要助理員陪她到教室裏的隱蔽角落休息，等好些了才又回到團體。晨圈結束後，Christoph領著孩子們到樓上的戲劇教室作排練。他說下個月有個演出，家長們會來欣賞。「這些孩子要怎麼演呢？」我納悶著。原來，Christoph是說故事的人，孩子們都坐在台上，當他提到某個角色的時候，扮演那個角色的孩子就會走到台前，如果孩子需要就會有個大人幫忙，讓他說完台詞或完成動作，再回到座位上。我看孩子們未必都清楚這齣戲的內容，也未必明白自己的角色內涵，每個小孩腦袋裡都有自己的覺知方式吧。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每個人都為整齣戲的完成貢獻了一份力量，而且每個人都有機會站在台中央被看見。

回到教室，今天的主課程是認識字母。班上的孩子雖然能力不一，但是基本上都能參

與Christoph帶領的字母歌和聆聽他說故事。一位嬌小的捲髮女孩Nana特別吸引我的注意，她有高高的額頭，明亮的眼睛，不時露出開懷的笑容，像純真的小天使。寫工作本的時候，Christoph讓我坐Nana旁邊，說她需要幫忙。她懂得拿出蠟筆和翻開工作本。Christoph已經事先在工作本上寫下E-I兩個大字，讓Nana練習描摩。然而我發現，她只是用蠟筆在紙上的某個角落塗抹，完全無法沿著字母的線條描摩。坐在旁邊的我，覺得好像該幫她一下，便握住她拿蠟筆的小手，開始沿著E的線條描摩起來。一開始，我感覺到她握筆的手有出力量，是想畫的，但當我把她的力道導向畫E的橫與豎線條時，她好像有些抗拒，我想至少寫完一個字看看，便加了點力道，握住她的手把工作完成。但是在過程中我開始後悔，我發現她原來握筆的力道不見了，表情頓時呆滯，像是個沒有生命小木偶，任我擺佈，原來的快樂小天使已然離去不復存在。她大概被粗魯無知的我嚇著了吧？我心想。

10:00是點心時間，我們挪到教室隔壁的房間，圍著桌子坐下來，每個孩子拿出自己帶來的水果或點心，老師讓大家手牽手唸完簡單禱詞後開始用餐。氣氛是平靜合諧的。Christoph 為我泡了一杯咖啡。我們只有短暫幾分鐘聊了一下，便匆匆道別。下一位接待我的人是齊格飛（Siegfried）先生，是九年級導師，班上有九個孩子。六十歲左右的他，準備要退休了。他帶我走訪了不同的年段班級與專科教室。總的來說，與一般華德福學校大同小異。印象最深的還是他們的小班制，而且每個班級連導師至少有兩個甚至更多大人一起協同照顧。這些人可能包含：特教助理、少數孩子的家長、助理教師、志工、師訓實習教師、高中見習生或訪客。一個小班開放這麼多大人參與，導師除了要有帶小孩的能力，跟大人協同的能力也不可或缺，才能順利經營一個班級。



我想，原來他們對於越特殊的孩子投注的資源人力越多，療癒教育是這般昂貴！齊格飛先生說，他們全校90位學生，聘任的教師有30位。經費靠政府補助、捐獻與學費（每月176歐元）。從世俗角度看，這樣的投資報酬率實在太不划算了，而且常聽說，這些孩子好

不容易學會點什麼，明天就忘了，還要重新來過。投資這麼大，值得嗎？但是從人智學的角度看，每個特殊孩子的身體或心智或有障礙，但是他的靈性卻跟每個人一樣地純淨尊貴，我們更要加倍努力去陪伴這樣的生命。而這樣的陪伴，最終受益的乃是陪伴者自身生命的發展。換言之，越多人參與陪伴，越多人受益；是越賺，不是越賠；整體的社會才會真正走向互利共生的生命共同體。

另一個重要的收穫是我體會到一種包容性參與、多路徑學習的課程模式。簡單說就是教師帶領大家共同完成一個集體任務，每個人按自己的能力條件貢獻一份心力，因此獲得個別的學習與社會的肯定。除了前面的戲劇例子，其他案例俯拾即是。一個有趣的經驗是七年級音樂課，大家圍成個圈，老師彈吉他唱著動人的歌曲，其餘每個孩子手上都有個可以簡單操作的樂器，比如鈴鼓、三角鐵等等，老師會用眼神、點頭或手勢指示孩子，讓不同樂器在旋律進行到適當拍子的時候發出聲響，於是全班就合奏完成一整首歌。孩子們當中有幾把合音里拉琴（Harmony Hand Lyres），這種琴可以調成特定的和弦，孩子用手撥撥就會發出合弦的合音，老師只要適時點不同孩子撥琴，合弦就會輪流出現，串成美妙的音樂。這樣的設計，讓「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合奏動人的旋律。我和齊格飛先生坐下觀課沒多久，音樂老師就塞了兩個非洲鼓給我們，要我們用固定的節奏加入他們。果然一個也不能少！

齊格飛先生對我提出的各項問題都知無不言，願意把多年累積的療癒教育經驗傾囊相授。甚至提出願意與臺灣療癒教育學校成為合作夥伴，扶持學校的發展。我在感激之餘，連連稱謝，希望夢想能在眾人努力下早日實現。

有個意外收穫是齊格飛先生與我談完之後，忽然提起 **Stuttgart** 有個少年農場 (**Jugendfarm**)，經費是由市政府支持，讓孩子們利用課後或預約到農場去照顧動物、耕作、遊戲、進行各樣的教育活動，而且還招募年輕志工進行服務學習。我聽了眼睛一亮，表示很想去看看。齊格飛先生剛好就住在農場附近，便又帶著我坐電車還走了一段路，讓我一償心願。真是遇到貴人。

台灣每個縣市，是否也該至少有一處公共資助的教育農場，尤其是在鋼筋水泥房屋林立、道路縱橫、土地不斷流失、車馬喧囂的擁擠城市？

台灣每個縣市，是否也該至少有一處公共資助的教育農場，尤其是在鋼筋水泥房屋林立、道路縱橫、土地不斷流失、車馬喧囂的擁擠城市？



參、心得及建議

- 一、療癒教育採小班制有其優點，值得借鏡。
- 二、療癒教育需匯聚各方資源與人力。
- 三、華德福療癒教育基本理念與課程教學與一般華德福學校並無二致，僅學生能力不同之差別。
- 四、德國地方政府支持設立的少年農場值得參考
- 五、台灣特殊教育與一般教育的融合方式可考慮雙軌制。
- 六、包容式參與課程以及多路徑學習的教育模式值得推廣。